

基于活态传承理念下传统技艺非遗手工传习馆需求评价及提升

张舒沛 陈祖展*

南华大学松霖建筑与设计艺术学院 湖南衡阳 421001

DOI: 10.12238/ems.v7i8.14690

[摘要] 随着时代发展及各地文旅融合政策的不断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活化已的工作重心由“抢救与保护”逐渐变为“保护与发展并举”。许多传统村落因现代化进程而逐渐边缘化,这也意味着与之共生的非遗灭亡。近年来以非遗传习馆为代表的创新型文化载体逐渐从传统保护项目中分化发展,形成具有独立属性的文化空间形态。其建设运营已突破单一保护展示的初始定位,逐步演进为集文化传承、公共教育、休闲消费与社区服务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枢纽。本文以活态传承理念探求传统手工类非遗传习馆所必要的需求,希望今后为此类设计研究提供借鉴参考。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传习馆

引言

中国的传统手工艺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智慧核心和实践知识,构成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这些手工艺拥有长远的历史背景,内含独特的文化基因,反映了民族历史进程中的特定思想观念,为研究民族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作为当代文化治理的核心议题,其本质在于构建传统与现代的动态平衡机制。这一过程需突破“静态保存”的固化思维,转向以“活性”为特征的系统性保护模式。而传习馆作为非遗传承的重要模式,其内部的空间规划设计及如何满足传习人的需求是区别于传统博物馆的重要因素。

一、传统手工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及传承现状

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主要是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分类方法进行的,主要分为五类:一是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二是表演艺术形式;三是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四是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五是传统手工艺;

根据《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的界定,“传统手工艺”特指以手工劳动为核心、具有历史延续性与民族文化或地域特征的生产技艺体系,其本质属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化根脉的承载性,即依托世代相传的技艺脉络,凝结特定民族或地域的审美范式与生活智慧;二是生产实践的活性,

强调通过创造性手工劳动实现材料的艺术化再造,形成因材施教的个性化制作模式,这一特性使其区别于标准化工业生产的机械复制;三是社会功能的复合性,既包含实用器物制作,又兼具文化符号传递功能,与民众日常生活保持着紧密的共生关系。从工艺类型看,其涵盖领域包括陶瓷烧制、金属锻造、纺织印染、雕刻印刷、饮食加工(制茶/制糖/榨油等)及生活器具制作(造纸/编扎等)六大类传统生产系统,完整构成了中华民族物质文明与非物质文化交互发展的技艺图谱。

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与相应时期下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和审美追求息息相关,但是随着社会的多样化发展,很多传统手工艺的功能形态和审美属性已不再符合当下需求^[1]。当下对于传承保护的选择,工作中心大多数仍然停留在传承人上,对于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的模式探索研究较少。另外,研究对象多集中于综合性非遗展馆,对聚焦单一门类的传统手工类馆设计研究仍显薄弱,存在研究视野同质化与深度不足的双重局限;现有研究虽普遍关注非遗活性特征,但多停留于理论探讨,而缺乏从空间设计本体出发,尤其在空间形态与非遗展演、工艺生产、社群互动等活态要素的耦合机制方面存在显著研究断层

二、现阶段传习馆模式困境

传习馆,也叫传习所,“传习”作为文化实践范畴的元概

念，其内涵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被界定为“知识技艺的传授与习得行为”。词义解构显示：“传”指向文化基因的代际传递，强调通过系统性教学实现集体精神遗产的存续；“习”则凸显技艺认知的身体化过程，要求学习者通过实践内化技术体系背后的文化逻辑。这种二元结构使传习馆超越单纯的教育空间属性，成为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交互转化的特殊场域。

早期传习馆多选址于少数民族聚居村落，强调传统文化原生环境的完整性。依赖个人资本与社区网络维持运转，缺乏制度化保障体系。传习双方均长期驻留文化原生地，形成师徒制技艺传承闭环。此阶段的传习馆实质是前工业文明时期乡土知识传播体系的当代遗存，其功能局限于文化标本的抢救性保存。

但目前传统传习馆仍然处于转变的尴尬时期，首先，展陈模式仍停留在器物静态陈列与文本单向释义层面，其展示逻辑主要依托“物证保护”理论，聚焦少数民族服饰、器具等物质载体的保存性展示。例如，以南方少数民族渔猎文化中的鱼笼为例，展品多呈现为封闭式展柜内的孤立存在，辅以尺寸、材质等基础属性说明。此种展示范式导致两大核心问题：其一，器物蕴含的生态智慧与制作技艺等非物质价值被遮蔽，参观者无法通过展品理解鱼笼编织的力学原理、水域适应性等知识体系；其二，观展互动停留于视觉感知层面，缺乏对制作流程、使用场景的沉浸式还原，致使文化信息传递效率低下。

并且，传统手工艺在传习馆中的呈现也存在显著的代际认知鸿沟。这种“就传统论传统”的阐释方式，造成两个层面的文化损耗：一方面，年轻群体因缺乏生活经验参照难以建立文化认同。在非遗语境中，“人”亦是活态传承的核心因素，匠人及广大劳动人民构成了传统手工艺传承的关键要素，保留并培养这些技艺的传承人，是确保传统技艺得以延续与发展的核心所在^[2]；另一方面，手工艺的创新潜能被固化于历史语境。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割裂状态，严重削弱了传习馆作为文化再生产场域的核心功能。

三、引入活态传承理念的必要性

活态传承概念的雏形最早出现在建筑遗产保护领域。

2018年，UNESCO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科”更名为“活态遗产处”，标志着“活态遗产”术语正式进入国际政策语境，这一更名旨在打破“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的二元对立，强调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与动态性以及推动社区参与和活态实践，突出传承人在保护中的核心地位。

将活态传承理念引入传习馆研究的因素有两方面。首先，活态传承理念完全契合非遗传统手工艺具有的“整体性”特征，它并非独立存在的，而是依存与传承人，地域环境，社会生活等一些因素共同构成一个共生体。其次，社会变迁与技术革新的倒逼机制。数字技术突破物理空间限制，为活态传承提供新路径。三维建模、动作捕捉等技术可动态记录濒危技艺，AR/VR技术则通过沉浸式体验增强公众参与。传习馆需整合“数字孪生工坊”“虚拟展演”等模块，形成“实体空间+数字平台”的双重载体，实现非遗的永久保存与跨界传播。当代受众对非遗的认知从“观赏”转向“深度体验”，要求空间设计提供多感官刺激与分层交互。这种设计需平衡教育性与趣味性，使非遗从“被观看的对象”转化为“可参与的实践”。

四、传统手工类传习馆提升原则

与生物学的死亡不同，传统手工艺在适宜的环境下有可能重新焕发生机。近年来，随着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强化和国家力量的推动，许多老手艺重新绽放光彩^[3]。本文依据真实性、活态性、生产性、创新性、趣味性五个主要核心构建递进式的信息传递体系，分析不同形式对活态传承不同层面的影响，从而折射到传习馆空间设计表征上，在设计方案的梳理中应当如何去平衡各个部分结合。

（一）信息传递的真实性

在手工艺类传习馆展示设计中，新科技的运用为手工艺的传承与展示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些技术手段能够精准地捕捉并留存手工艺的核心要素，如同留存下珍贵的基因片段一般，让传统技艺的精髓得以跨越时空的限制。同时，新科技还极大地丰富了对传统手工艺流程标准的阐释，从内容到技术层面都进行了全方位的完善与拓展，使观众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手工艺的复杂与精妙。

（二）技艺体验的趣味性

在手工艺传习馆的设计中，强化观众对于手工艺中“心、眼、手、工具与材料”之间和谐统一关系的理解至关重要。这种设计不仅能让观众深刻领略传统手工艺所蕴含的丰富智慧——包括前人的造物理念、深厚的文化传统、生态观念以及独特的工艺思想，还能借助高科技装置重塑人与物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无疑提升展览效果的关键策略。

（三）非遗文化的活态性与生产性

传统工艺源于民众的集体智慧，是民众共同创造、使用和传承的结晶。为了充分激发传统工艺的创造活力，必须进一步增强民众的主体参与感和集体归属感，使广大民众不仅是传统工艺的传承者，更是其创造者和享用者。除了博物馆内对传统工艺经验总结的传承外，还应构建多个具有活态化和实践性的“教学现场”。这些“教学现场”在手工艺主体内容介绍之后，能够帮助参观者回顾和验证从博物馆获取的信息，同时缩短非遗技艺与观众之间的时空距离，实现从言传身教到心领神会的文化传承。

（四）传承本质的创造性

在传统工艺的活态传承中，创造性并非对文化原真性的背离，而是维系其生命力的必要进化机制。传统工艺的存续困境往往源于静态保护与动态社会需求的结构性矛盾——当技艺被固化为博物馆标本时，其文化基因虽得以留存，却丧失了与社会对话的能力。创造性传承的本质，是通过对工艺本体的深层解码与价值重构，在“守艺”与“开物”间建立动态平衡。这种创造性既是对匠人主体性的解放，更是传统工艺突破“遗产化”陷阱，重建生产性保护路径的核心动力。

结语

本研究基于活态传承理念深入剖析了传统手工类非遗传习馆的空间需求，揭示了其从静态保护向活态传承转型的核心矛盾与优化路径。研究表明，当代传习馆已超越单一的展示功能，演变为融合文化传承、教育实践、社区互动与经济价值转化的复合型文化枢纽。其成功运营的关键在于突破传统的“器物陈列”模式，建立以“人本体验”为核心的空间逻辑。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融入现代生活，则需要真正影响民众的文化心理和人格，发挥其特定服务民众生活功能，真正成为地方文化生态的微循环的一部分^[4]。传统手工传习馆的发展应聚焦三大方向：其一，强化代际链接创新。需深入理解青年群体认知习惯，探索将方言讲解、经典图案展示等传统元素与数字交互技术有机融合的空间叙事方式，弥合文化代际鸿沟，激活年轻一代的文化认同。其二，深化生态协同拓展。突破场馆物理边界，构建“馆一村一校”联动机制，通过设置产教融合实践空间、推动衍生品艺术再创造模块，将非遗资源有效转化为驱动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动能与文化资本。其三，恪守技术伦理平衡。在拥抱数字化展示与沉浸式体验的同时，需高度警惕技术对技艺本真性的潜在消解，始终坚持以工匠主体性和文化逻辑为核心的技术应用框架，确保科技工具服务于文化内涵的深层传达，而非喧宾夺主。唯有将传习馆空间真正视为“文化再生产”的动态场域，在坚守技艺基因原真性的同时，勇于探索创新性的表达与运营模式，方能使其持续焕发活力，成为滋养传统工艺在现代社会中生生不息的文化引擎，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传承提供可资借鉴的空间创新范式。

【参考文献】

- [1] 吴佩. 安徽省传统手工艺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J]. 上海轻工业, 2025, (02): 220-222.
- [2] 罗冬妮; 曹显明; 龙海燕; 何学华. 非遗视域下推动民族传统手工艺高质量发展策略研究[J]. 中国民族博览, 2025, (05): 56-58.
- [3] 徐赣丽. 古技新生：传统手工艺的现代复兴之路[J]. 人民论坛, 2025 (02): 102-106.
- [4] 萧放; 王辉. 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当代生活的路径研究[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01): 70-73.

作者简介：张舒沛（1999.08—），男，汉族，河南平顶山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非遗传承保护与空间设计；

*陈祖展（1969—），男，汉族，湖南衡阳人，本科，教授，研究方向：人居环境优化与传统村落保护。